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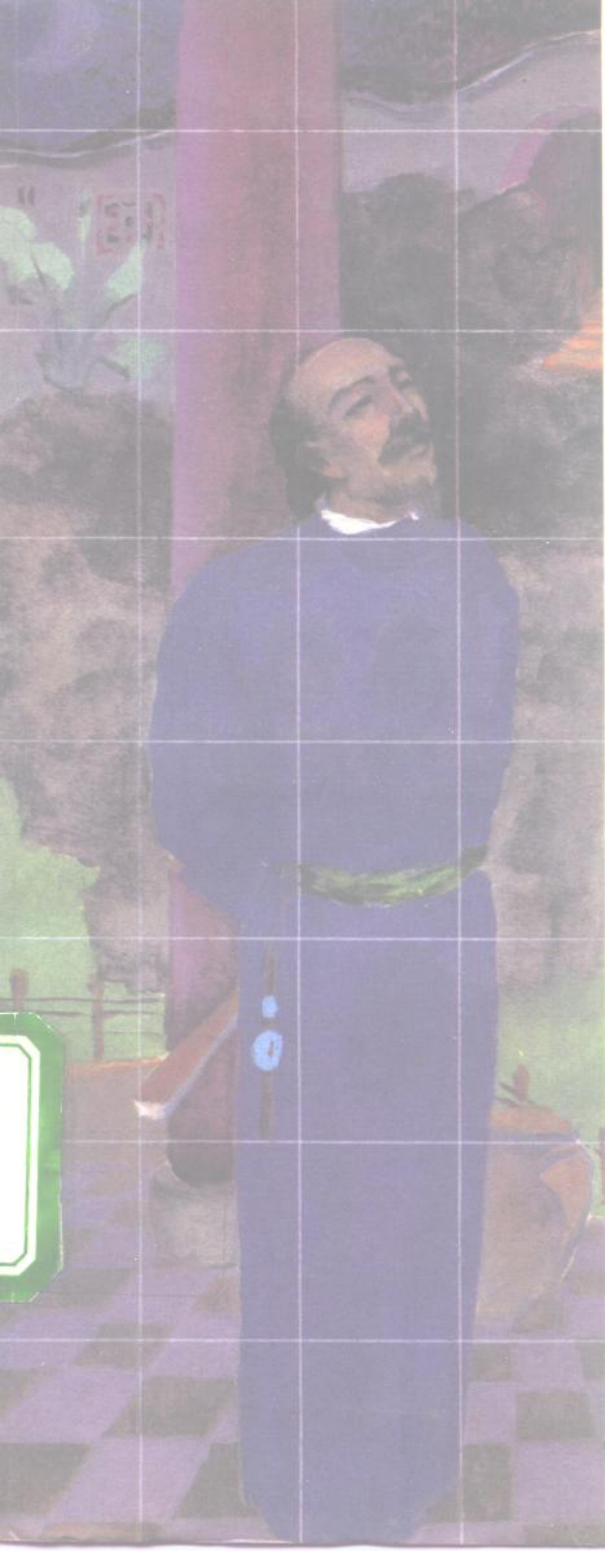
# 胡雪岩全传

台湾

高阳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## — 灯火楼台



I 247.5  
453  
3

# 胡雪岩全传

台湾 高阳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## 灯火楼台

(京)新登字191号

书名 胡雪岩全传——灯火楼台  
作者 台湾高阳  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
经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 
印刷 北京百花印刷厂  
规格 850×1168毫米32开本  
8 $\frac{1}{8}$ 印张200000字  
版次 1992年3月第2版  
印次 199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 
印数 1—10000册  
书号 ISBN 7-5057-0408-7/K·80  
定价 4.80元

# 内 容 简 介

胡光墉(1823—1885)，字雪岩，安徽绩溪人。

《灯火楼台》是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先生接续《胡雪岩》和《红顶商人》的一部长篇系列小说之第一部。作者在书中继续讲述胡雪岩的传奇经历。

胡雪岩因协助左宗棠镇压捻、回起义，为其筹措军饷、购办西洋新式火器、运送军前药品，所以，得左宗棠在“收功”之后的出奏保举。由于胡雪岩的“殊功”，朝廷破格优奖，赏穿黄马褂，顶戴用珊瑚，赫然成了一名“红顶商人”。由此，官助商势，胡雪岩的发展，亦达到了巅峰。

胡雪岩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靠捐纳与“殊功”所获的高官身分，活动于商界和官场，结交上层人物，并以官场中互相倾轧、利用的复杂关系，为左宗棠向英、德两国外商一次借银数百万两，以应支出浩繁的军费，从而多得左宗棠的庇荫。由于精细的买卖，胡雪岩往往一夕之间，获利巨万，时称“财神”。于是，他大兴土木，营造庭园，规模甚巨，并纳多房姬妾，生活腐化，不堪言状。然而，树大招风，已遭非难，终于，在商事达于鼎盛之际，胡雪岩面临了危机。

高阳先生于《灯火楼台》之后的《萧瑟洋场》(《灯火楼台》之二，亦为本公司出版)中，讲叙了胡雪岩在发展至巅峰之后，所面临的如履薄冰、危机四伏的处境和开始衰落的过程。

# 前 记

同光年间有“财神”之号的胡光墉，与王有龄、左宗棠遇合之奇，为拙作《胡雪岩》、《红顶商人》的主要题材。《灯火楼台》接续《红顶商人》，写胡雪岩的结局。

胡雪岩事业的巅峰，亦正是左宗棠“西征”收功，新疆底定，晋封二等侯，一生勋业的巅峰，时在光绪四年春天。

饮水思源，没有胡雪岩筹饷及后勤支援之功，左宗棠的“西征”不可能获致辉煌的成就。因此，这年四月十四日，左宗棠会陕西巡抚谭钟麟，联衔出奏，请“破格奖叙道员胡光墉”，历举他的“功劳”，计九款之多。前面五款是历年各省水陆灾荒，胡雪岩奉母命捐银赈济的实绩，因而为胡老太太博得一个正一品的封典，使得胡雪岩在杭州城内元宝街的住宅，得以大起门楼，浙江巡抚到胡家，亦须在大门外下轿，因为巡抚的品秩只是正二品。

后四款是胡雪岩真正的“功绩”。一是胡雪岩在杭州设了一座字号“胡庆余堂”，规模宏大，声名媲美北京同仁堂的药店，历年，西征部队日常所需的“诸葛行军散”、“辟瘟丹”、“神曲”、“六神丸”之类的成药，治跌打损伤的膏药、金创药，以及军中所用药材，都由胡雪岩捐解。

其次是奉左宗棠之命，在上海设立采运局，转运输将毫无延误。再次是经手赚买外洋火器，物美价廉。泰西各国出有新式武器，随时采购，运至军前，左宗棠认为“新疆速定，虽已兵

精，亦由器利”。

最后一项最重要，即是为左宗棠筹饷，除了借洋债及商债，前后合计在一千六百万两以上之外，各省的“协商”，亦由胡雪岩一手经理。协饷未到，而前线不能不关饷时，多由胡雪岩代垫。湘军、淮军多曾出现过索饷哗变事件，只有西征之师从不“闹饷”。

这份能维持西征士气的功劳，左宗棠认为“实与前敌将领无殊”，事先曾问过胡雪岩，打算得个什么奖励？回答是“想弄件黄马褂穿”，所以奏折中请予“破格优奖，赏穿黄马褂”，奉旨准如所请。胡雪岩是捐班的道员，以军功赏加布政使衔，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。乾隆年间的盐商，有戴红顶子的，戴红顶而又穿黄马褂，只有一个胡雪岩。

光绪六年十一月，左宗棠奉旨入觐，“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”及陕甘总督的差缺，分别由他麾下大将刘锦棠及杨昌浚接替。左宗棠于下年正月底到京，奉旨以东阁大学士管理兵部，派为军机大臣，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。当他从甘肃启程时，曾专函胡雪岩，约他灯节后在北京相晤，可是……

# 目 录

前 记 .....	1
一 出将入相 .....	1
二 深宫疑云 .....	32
三 元宝街 .....	81
四 美人计 .....	113
五 “螺蛳太太” .....	144
六 曲折情关 .....	204
七 帮夫运 .....	241

## 一 出将入相

光绪七年三月初七，胡雪岩终于践约抵达北京。同行的有两个洋人，一个是在华经商多年，泰来洋行的经理，德国人福克，一个是英商汇丰银行的代表凯密伦。

由于这年天气格外冷，天津海口尚未解冻，所以胡雪岩是从陆路来的，浩浩荡荡十几辆车，一进右安门，直投前门外草厂十条胡同阜康福钱庄。为了接待东家，“大伙”汪惟贤十天以前就预备好了，车队一到，胡雪岩与他的客人，还有古应春与办笔墨的杨师爷，被接入客厅，特为挑出来的四名伶俐的学徒，倒脸水倒茶，忙个不停。胡雪岩是汪惟贤亲自照料，一面伺候，一面问讯旅况。

乱过一阵，坐定下来，胡雪岩贴身小厮之一的保福，捧着金水烟袋来为胡雪岩装烟，同时悄声说道：“张姨太已经打发丫头来催请了。”

“现在哪里有工夫？”话中似嫌张姨娘不懂事。

保福不作声，只望着屏风后面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摇一摇手，表示胡雪岩还不能进去。由南到北，通都大邑中，有阜康钱庄，就有胡雪岩的一处“行馆”，大多有女主人，住在阜康福后进的张姨娘，不甚得宠，所以胡雪岩有这种语气。

“大先生，”汪惟贤来请示：“是用中菜，还是大菜。”紧接着又表功：“恐怕两位外国客人吃不来中菜，特为跟文大人借了个做大菜的厨子，都预备好了。”

所谓“文大人”指的是刑部尚书文煜，他是正蓝旗的满洲人，



同治七年出任福州将军。清兵入关，在冲要之地设有驻防的将军坐镇，其中福州将军因为兼管闽海关之故，是有名的肥缺，文煜一千十年，宦囊极丰，有上百万的款子，存在阜康。汪惟贤知道胡雪岩跟他是在福州的旧识，交情甚厚，所以不嫌冒昧，借了他从福州带来的会做大菜——西餐的厨子，来接待福克与凯密伦。

既然预备好了，自然是吃大菜。胡雪岩本有些话要问汪惟贤，但因他也是主人的身分，按西洋规矩，与汪惟贤分坐长餐桌的两端，不便交谈。直到饭罢，两洋客由阜康福中会说英语的伙计陪着去观光大栅栏以后，胡雪岩才能跟汪惟贤谈正事。

正事中最要紧的一件，便是他此行的任务，跟左宗棠谈一笔三四百万两银子的借款。胡雪岩急于想知道的是，左宗棠入朝以后的境遇，“帘眷”是否仍如以前之隆，与两王——掌枢的恭亲王及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的关系，以及在军机中的地位等等，必须了解得清清楚楚，他才能决定哪些话可以说，哪些事不必谈。

“我看左大人在京里顿不长的。”汪惟贤也是杭州人，跟东家打乡谈，“待不长”称之为“顿不长”，使得胡雪岩大吃一惊。

“为啥顿不长？”

“还不是他的‘沃不烂、煮不熟’的老脾气又发作了。”

“沃不烂、煮不熟”也是杭州的俚语，有刚愎自用之意。接着，汪惟贤举左宗棠在军机处议俄约及“海防”一事，来支持他的看法。

原来新疆回民起义一起，俄国以保侨为名，出兵占领了伊犁，扬言暂时接管，回民起义一平，即当交还中国，及至左宗棠西征，先后克复乌鲁木齐、吐鲁番等重镇，天山南北路次第平靖，开始议及规复伊犁、要求俄国实践诺言，而俄国推三阻四，久假不归的本意，逐渐暴露。于是左宗棠挟兵力以争，相

持不下。这样到了光绪四年秋天，朝议决定循正式外交途径以求了结，特派左都御史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，又赏内大臣衔，为与俄议约的全权大臣，许他便宜行事。

这年腊月，崇厚取道法德两国，抵达俄京圣彼得堡，立即与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思展开谈判。谈了半年才定议，而且崇厚以“便宜行事”的“全权大臣”资格，在黑海附近，签订了《里瓦几亚条约》，内容是割伊犁以西以南之地予俄，偿付“兵费”五百万卢布，增开通商口岸多处，许俄人通商西安、汉中、汉口，以及松花江至伯都讷贸易自由。

消息传回国内，舆论大哗，痛责崇厚丧权辱国。而崇厚敢于订此条约，是因为背后有两个强有力的人在支持，一个是军机大臣沈桂芬，他是朝中足以与“北派”领袖李鸿藻抗衡的“南派”领袖，深得两宫太后的信任。一个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，以继承曾国藩的衣钵标榜，在军务与洋务两方面的势力，已根深柢固，难以摇撼。在议约的半年中，崇厚随时函商，获得沈、李二人的同意，才敢放心签约，而且未经请旨，即起程回国，留参赞邵友濂署理出使大臣。

沈桂芬、李鸿章虽都赞成伊犁条约而动机不同。沈桂芬是因为僵持的局面持续，朝廷即不能不派重兵防守，左宗棠的洋债就不能不借，长此以往，浩繁的军费会搞得民穷财尽，用心可说是委曲求全。

李鸿章就不同了，多少是有私心的，第一，如果中俄交恶而至于决裂，一旦开战，俄国出动海军，必攻天津，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，就不知道拿什么抵挡了，其次，左宗棠不断借洋债扩充势力，自非李鸿章所乐见，伊犁事件一结束，左宗棠班师还朝，那就无异解甲归田了。

无奈崇厚的交涉办得实在不高明，两宫震怒，士林痛诋，连

恭王与沈桂芬主持的总署—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诸大臣，亦觉得过于委屈，有改议的必要。

于是朝命以出使俄国大臣崇厚不候谕旨，擅自启程回国的罪名，开缺交部严加议处。所议的俄约，交六部九卿、翰詹科道妥议具奏。这就是明朝的所谓“廷议”。

廷议的结果，崇厚所签的条约，无一可许，两宫因而召开“御前会议”，慈禧太后原想严办崇厚，加以“翰林四谏”中的宝连与黄体芳，上奏力攻崇厚，而且语中侵及李鸿章与恭王，这一来，崇厚便免不了革职拿问，交刑部议罪，虽非镬铛入狱，而软禁在刑部提牢司的“火房”中，这度日如年的况味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此举是抵触“万国公法”的，各国公使，群起抗议，但朝廷不为所动，一面派使英兼使法的钦差大臣、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兼使俄，谋求改约，一面将崇厚定了“斩监”的罪名。不过，朝廷亦并未放弃和平解决的意愿，备战以外，由李鸿章策动英、法、德三国公使，出面调停，免了崇厚的死刑，但仍监禁，然后曾纪泽才在光绪六年六月，由伦敦动身赴俄，修订崇约。

交涉开始之时不会顺利，是可想而知的。幸而曾纪泽不愧名父之子，运用他对“万国公法”的知识、出使的经验及关系，促请英、法驻俄公使的协助，在左宗棠到京的前两天，与格尔思改定了约稿，伊犁收回，嘉峪通商，不定明可通至某处，松花江通航取消，只是赔偿“军费”增加四百万卢布，共为九百万。

当中俄关系紧张时，李鸿章提出“海防论”的主张，与左宗棠的“陆防论”针锋相对。及至左宗棠到京入军机，先议俄约，由于曾纪泽挽回利权之多，超过朝野的期望，左宗棠亦表示满意，无甚争执，后议李鸿章“海防”的计划，他的话就多了，由海防谈到陆防，一转而为西陲的形势，与他在新疆用兵的经过，滔

滔不绝，目无余子，军机处只听得他一个人又说又笑，“礼绝百僚”的恭王，默坐一两个时辰，连句话都插不上。

“大先生你想，”汪惟贤说：“不要说恭王，哪个都吃不消他。恭王忍了又忍，忍到后来，索性要军机章京把原折收了起来，不议了。”

“不议了？”胡雪岩诧异：“李合肥的海防，规模大得很呢！要开办北洋舰队、电报局，多少人等着吃这块大肥肉，哪里就说说算数，不议了？”

“喏，”汪惟贤放低了声音说：“毛病就出在这里，不议不可以，要议又怕我们左大人独讲空话。那就只有调虎离了山再议。”

一听这话，胡雪岩心冷了一半。原以为有左宗棠这样一座靠山当大军机，将来要借洋债，必然由他来主持，财源滚滚不绝。如今看样子怕又要外放，自己的想法也就落空了。而且恭王似乎有些讨厌左宗棠，此事颇为不妙，只不知醇王待他如何？

“醇王待他是好的。大先生晓得的，醇王是好武的一伙，左大人有这样的战功，拿他当个英雄看，所谓惺惺相惜，常常有往来，走得很近的。醇王还要请他到神机营去看操呢！”

“你说啥？”胡雪岩问道：“醇王请左大人到神机营看操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你听哪个说的？”

这话有不相信的意味，而且看得出来，胡雪岩很重视这件事，汪惟贤倒有些猜不透，只好据实作答。

“我是听‘小军机’徐老爷说的。”汪惟贤又说：“左大人是正月底到京的，二月初醇亲王就请他吃饭，逛太平湖新修好的花园，二月十几又请，当面约他看操，左大人答应了，一定去，不过日子没有定。大先生这一来，大概要定日子了。”

胡雪岩越发不解，不过他并未立即发问，先想了一下，何

以醇亲王请左宗棠看操，先不能定日子，等他一来，才可以定日子呢？

想通了才问：“你这话是听哪个说的，徐老爷？”

“不是他还有哪个？”

胡雪岩心想，“小军机徐老爷”——军机章京徐用仪，跟左宗棠的关系向来密切，左宗棠应酬京官，一直都托他经手，他要谈到左宗棠，话都是靠得住的。

继而转念，一客不烦二主，自己有好些事何不也委托了徐用仪？于是立刻关照杨师爷写了个帖子，请徐用仪“小酌”，特别注明“盼即命驾，俾聆教益”，另外捡了四样杭州的名物，两只方裕和的火腿，十把舒莲记的檀香扇，四坛景阳观的酱菜，还有胡庆余堂的“本作货”辟瘟丹、虎骨木瓜烧之类，装了一网篮，伴着请帖，一起送到徐府。

日落时分，徐用仪来了。还是穿了官服来的，他的底缺是刑部主事，胡雪岩的顶戴是珊瑚顶子，官阶差着一大截，所以用的是属员参见长官的礼节。

“大人几时到京的？”徐用仪见了胡雪岩，急趋踱步，一面说话，一面捞起袍褂下摆，打算要请安了。

徐用仪字筱云，胡雪岩跟他见过一次面，称他“筱翁”，这时急忙双手扶住，带着埋怨的语气说：“筱翁，筱翁，你这样子简直在骂人了。赶紧请换了衣服再说。”

徐用仪的跟班，早就挟着衣包在廊上等候，听得这话，便进来伺候主人更换便衣。宝蓝宁绸夹袍，玫瑰紫贡缎琵琶襟坎肩，这是军机章京习惯成自然而专用的服饰，在应酬场中很出风头的。

相互作了揖，上炕落坐，徐用仪改了称呼：“胡大先生是哪

天到的？”

“刚到。我的第一位客，就是筱翁。”

徐用仪有些受宠若惊似地，抱着拳文绉绉地说：“辱承不弃，又蒙宠赐多珍，真是既感且愧。”

“小意思，小意思，何足道哉！”胡雪岩问：“筱翁跟左大人常见？”

“天天见面的，该我的班，一天要见两回，早晨在军机处，下午在左大人的公馆贤良寺。”

“他老人家精神倒还好？”

“还好，还好。不过……”徐用仪微蹙着眉说：“好得有点过头了，反倒不大好。”

“大概是他老人家话多之故？”

“话不但多，中气还足。他在北屋高谈阔论，我们在南屋的人都听得到。”

胡雪岩点点头，暂且丢开左宗棠，“筱翁，”他说：“我在京里，两眼漆黑，全要靠你照应。”

徐用仪知道这是客气话，胡雪岩拿银子当灯笼，双眼雪亮，当下答说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如果有可以效劳的地方，不必客气，尽请吩咐。”

“太言重了。”胡雪岩说：“我是真心要拜托筱翁，想请筱翁开个票子，哪里要应酬，哪里要自己去，应酬是怎么个应酬法？都请筱翁指点。还有个不情之请，这张票子，要请筱翁此刻就开。”

这是委以重任了。徐用仪自然照办，想了一下说：“第一是同乡高官，尤其是言路上的几位，要多送一点。”

“是的。请筱翁指示好了。说多少就是多少。”

浅交而如此信任，徐用仪不免起了报答知己之感，“我要冒昧请教胡大先生，”他问：“这趟进京，是不是来谈借洋款的事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还有，想打听打听洋法缫丝，京里是怎么个宗旨？”

“这容易，我就知道，回头细谈。”徐用仪接着又说：“如果是为借洋债的事，总理衙门的章京，户部的司官，不能不应酬。我开个单子出来。”

于是端出笔砚，徐用仪就在茶几上开出一张单子，斟酌再三，在名字下写上数目，自一百至五百不等，自然是银票的数目。

“有个人，怎么送法，要好好考究。”徐用仪搁笔说道：“为今管户部的是宝中堂，他又是总理大臣。”

清朝有“大学士管部”的制度，勋业彪炳的左宗棠，以东阁大学士奉旨“入阁办事”，自然是管兵部，宝鋈则是以武英殿大学士，继去世的文祥管户部，实掌度支大权。对于左宗棠借重息的洋债，啧有烦言，这是胡雪岩也知道的，为今听徐用仪提到宝鋈，正说到心事上，不由得便将身子凑了过去，声音也低了。

“我没有跟宝中堂打过交道。请教筱翁，有没有路子？”

“有条路子，我也是听说，不过可以试一试。”

“什么路子？”

“是这样的……”

“法不传六耳”，徐用仪说得仅仅只有胡雪岩听得见。于是，在摆点心请徐用仪时，他抽个空将古应春找了来，有话交代。

“你对古董字玩都是内行，我想托你到琉璃厂走一趟。”

古应春不免奇怪，胡雪岩到京，正事一件未办，倒忽然有闲情逸致要物色古董字画，其故安在？

看出他心中的疑惑，胡雪岩便又说道：“我要买样东西送人。”

原来是送礼，“送哪个？”古应春问。

胡雪岩接过他的手来，在他掌心写了个“宝”字，然后开口：“明白？”

“明白。”

“好。”胡雪岩说：“琉璃厂有一家‘海岳山房’，上海的海，岳老爷的岳。你进去找一个姓朱的伙计，是绍兴人，你问他，某某人喜欢什么？他说字画，你就要字画，他说古董，你就要古董。并要关照：东西要好，价钱不论。”

古应春将他的话细想了一遍，深深点头，表示会意：“我马上去。”等他回来，主客已经入席了。胡雪岩为古应春引见了徐用仪，然后说道：“来，来，陪筱翁多喝几杯？”接着又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明天看东西。”

胡雪岩知道搭上线了，便不再多问，转脸看着徐用仪说：“筱翁刚才说，如今做官有四条终南捷径，是哪四条？”

“是四种身分的人：‘帝师王佐，鬼使神差’。象李兰荪、翁叔平都是因为当皇上的师傅起家的，此谓之‘帝师’。宝中堂是恭王的死党，以前文中堂也是，这是‘王佐’。”

“文大人？”胡雪岩不觉诧异，“入阁拜相了。”

徐用仪一愣，旋即省悟。他指的是已去世的体仁阁大学士文祥，胡雪岩却以为文煜升了协办大学士。当即答说：“尚书照例要转到吏部才会升协办， he 现在是刑部尚书，还早。”

“喔，喔，”胡雪岩也想到了，“筱翁是说以前的文文忠。”文忠是文祥的谥称。

“不错。”

“筱翁，”古应春插进来说：“‘鬼使’顾名思义，是出使外国，跟洋鬼子打交道。何谓‘神差’就费解了。”

“一说破很容易明白。”徐用仪指着胡雪岩说：“刚才胡大先



生跟我在谈神机营，‘神差’就是神机营的差使。因为醇王之故，在神机营当差，保举特优。不过汉人没分，就偶尔有，也是武将，文官没有在神机营当差的。”

“应春，”胡雪岩说：“刚刚我跟筱翁在谈，醇王要请左大人到神机营去看操，左大人要等我来定日子，你道为啥？为的是去看操要犒赏，左大人要等我来替他预备。你倒弄个章程出来。”

古应春心想，犒赏兵丁，无非现成有阜康福钱庄在此，左宗棠要支银，派人来说一声就是。不此之图，自然是认为犒赏现银不适宜，要另想别法。

“我们也不晓得人家喜欢什么东西？”古应春建议，“我看不如索性请荣大人到醇王那里去老实问一问，该怎么犒赏，听醇王的吩咐预备。”

“荣仲华早已不上醇王的门了。”

荣仲华就是荣禄，大家都知道他是醇王一手所提拔，居然不上“举主”的门了，宁非怪事？这就连胡雪岩也好奇地要一问究竟。

“说来话长。其中还牵涉到一桩谈起来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秘密。”徐用仪放低声音问道：“你们在南边有没有听说过，西太后是什么病？”

“听说是干血癆。”胡雪岩答说：“怎么会弄出来这个毛病？”

“是……”徐用仪突然顿住，“这话以不说为宜，两位亦以不听为妙，听了不小心传出去会闯大祸，那就是我害了两位了。我们谈别的吧。”

说到紧要之处，徐用仪忽然卖起关子来，胡雪岩不免怏怏。但转念觉得徐用仪如此谨慎小心，倒是可信任的。这一转念间，心中的不快，涣然而释。

于是又把杯闲谈了片刻，徐用仪因为初次同席，不肯多饮，